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青春。我们的青春无论情节多么大相径庭,情绪多么殊若云泥,情感多么纷繁复杂,情境却都绕不开一个统一的背景——我们的青春故事在同一个空间同时或者次第上演,那就是西北政法大学。

无论你是怀抱怎样的心态走进这所校园,也无论你是以怎样的姿态迈进那座校门,我们都无法否认:这段生涯影响了你的整个人生的风格和底色。

由我校友主办的微信公众平台“青春都在西北政法”,向我们展示了一段段政法学子的人生历程。现在,请跟随小编的脚步,走进前辈的青春年华,来回忆自己的政法岁月!

### 一个西北政法人的追求与坚守



从小立志做一名法官,源于年幼时的一场家族纠纷。很庆幸的是,经过七年的政法学习,我如愿地来到珠三角的一所中级法院工作,并在民事审判一线工作至今。我从事了十年的民事审判,判下了近两千件案件,个中辛苦,无以言表。

一个女法官,如何在理性的规则、严肃的法官之下造就另一种美丽?如何将理想与职责、家庭与事业编织成一组生活画卷?如何承担并演绎法官与母亲、妻子的多元角色?这是我从业成为一名法官之后一直困惑但又一直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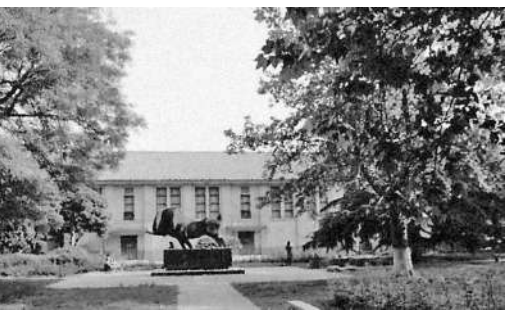
逾十年的法院工作,带给我的岁月的流逝、角色的变换、阅历的丰富。曾经任意海阔天空的高谈阔论,兴致盎然的爽朗谈笑,与岁月疯狂追逐的情怀渐渐隐去,不期而遇地是愈来愈伤感的感怀、越来越沉重的责任。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成长为一个“资深”的女法官。一起来法院的那些曾经和我一样雄心勃勃青年人,陆续有去有来,寻梦了,只有我,伴着同事们出出进进的调动,依旧在法院,这个铁打的营盘中坚守着自己的那份感动。

我认为法官就是法官,他应具有崇高的职业信仰、深厚的法律素养、娴熟的司法能力。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法官,端坐在审判台上的应该是一位自信、睿智、博学且具有内在美丽的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女法官,走下审判台的应该是一个社会关系简单,行为模式单纯的社法人。当然,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还需要付出更多。如果说法律的至高点在珠峰之巅,作为一名法官,就要像执着的登山者一样,一步一步脚印地走向顶峰。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一名民事法官,我接触的最多的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们对事非保持朴素的道德观念,对法院充满了敬畏与恐惧,对法官缺乏信任和理解。我曾被人信访投诉过,也被人无端指责谩骂过,但作为一名头顶国徽,身披法袍,肩负天平的女法官,法律让柔弱变得坚毅、职责让怯懦变得刚强,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也要为了背负的责任,挺起胸膛,用傲骨支撑法律的威严。

如果说工作筑就了一个职业女法官刚毅,那么生活则显示出女法官另一面的美丽。生活的至情之处在于家人,有时,需要卸下法官的身份,认真的做回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可能角色的转换使人疲惫劳累,但是至真的亲情才是前进的基础。懂得美、方知憎恶丑;识得善、方能惩治恶;看得真、才会揭露伪。生活的经验才能赋予人更多的智慧与敏锐,才能像闪电一样划破厚重的云层,才能像利剑一样斩断缠绕的丝麻,才能在这乱如棉絮的生活中,用最细腻的心智,把握事情的本质,透视事物的经络,还原最原始的真实。顾此失彼,不是一个职业女法官想要的结果;两者兼顾,才能成就一个亦刚亦柔的女法官。(经济法系1996级律师班 徐立伟)

### 大礼堂前的那棵法国梧桐



西安的秋天总是阴雨绵绵。之所以会留下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当年大学报到那天,天气阴暗又潮湿,忽然就下起了大雨,而我又来自干旱的宁夏,于是,那场雨就深深地淋湿了我二十多年的记忆,始终未干。

新生报到,一般会有同系上一届的师兄师姐热情接待,帮助搬运行李,引导办理入学手续之类。而我所在的行政法系却是刚刚成立,我们是首届学生,并没有众多师兄师姐的热情迎接。面对稍显混乱的入学场面,我有些不知所措,受两件沉重的行李拖累,半天没搞清楚如何办理报到手续。大雨落下时,我只好匆匆将行李搬到礼堂前的一棵树下,暂且躲避。树是法国梧桐,高大挺拔,有着又阔又密的树叶,勉强庇护我没有成为落汤鸡。后来,在其他系一位学长的帮助下,我才得以找到自己的宿舍。由此,我不仅长久地记住了那位四川籍姓学长,也记住了大礼堂前的那棵法国梧桐,以及给我特别问候的那场秋雨。

说起当年的大学生活,周末电影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内容。学校如此贴心,每周六晚都会放映露天电影,在大礼堂前、行政楼后那片空地上,总有一番盛况。每次去看电影,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一眼那棵法国梧桐,脑子里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后来,露天的免费电影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室内的收费电影,改在大礼堂里面放映了。虽然需要买票,影片品质倒是大大提升。

再后来,卖电影票的差事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这份差事,不仅可以让我每周免费看大片,还可以挣到10元劳务费,而且拥有五张电影票的无偿处分权。不知为什么,每次卖电影票,我都喜欢去在那棵法国梧桐下。其实,我并没有念念不忘在校那天在树下躲雨的情景,但是在我那棵树之间,仿佛真的有了某种隐秘的精神联系。

大学毕业前,我还特意在那棵法国梧桐下拍了一张照片,预备作为永久的纪念。在工作几年之后的一天,我突然发现大礼堂前那排高大漂亮的法国梧桐全都拦腰截断,变成了光秃秃的半截树干,活像一排灰色的水泥柱子,是那般的丑陋,心里就难以抑制地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愤怒。后来,那些树虽然又生发出了新的树冠,再从大礼堂前面走过时,那棵依然还活着的法国梧桐却不能引我专门驻足仰望了,因为它再也不是我记忆里伟岸的模样。我所挂念的,是那棵没有被删截的、自由生长的法国梧桐,而不是被残废的这一棵。

几年前,我终于彻底离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那个校园。离开前,我竟忘了在大礼堂前的那棵法国梧桐前再拍一张照片,以延续青春时代的记忆。那不只是一棵树的记忆,更是关于生命的记忆,我最美好的那人生岁月就留在那里,和那棵树分享了同一片天空,于是那棵法国梧桐注定要站立在我的心里,以最初的姿态优雅着,至于永远。(行政法系1988级,周少华)

# 青春都在西北政法

## 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

大三时,一天有半天是无课。放空时,我常常在图书馆消磨一整天。相比于四壁阻隔下的小宿舍,图书馆的空间更为开放和温暖。

大学的图书馆是一座非常敦厚的水泥建筑,墙薄窗大,看起来像一块被挖空的岩石。有几扇小小的门,好像洞穴的入口。寒冷的天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教学楼冲向图书馆,推开门就可以闻到干燥温暖的空气。女孩子的穿着从毛线衣到T恤衫不等,只有靴子上的斑斑水渍提醒室外还在下着大雪。

早上,我先去三楼书库找一张角落里的书桌写论文;中午到食堂吃一盘饺子,顺便在柜台买一瓶橙汁;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会到五楼

综合区正对天平楼的窗口,找一张舒服的桌子,晒一会太阳,看一会童话。我的同学橙子在图书馆三楼孤零零地背托福单词,有时我们会约在那个昏暗而狭隘的楼梯拐角聊天。

对于寄身此地的学生而言,冬夜的图书馆像一只璀璨的珠宝盒。晚间大家都愿意挤在三楼的自修教室里,各写各的作业,各上各的网。自修室很大,一排排放了几十张大书桌。有成双成对的男孩女孩在书桌前轻声细语,笑容透过人缝落在每个偶尔抬起头的观众眼里。也有有长腿的大男生,四仰八叉地占据一整个走廊上的长凳,用一本书遮住眼睛呼呼大睡。而在他脚下二楼就是还书柜台,笑容恬

淡的工作人员坐在里面永远一脸安静地扫描书籍。

就是在两个书架间狭窄的空地上,有时也会有席地而坐看书的孩子。取书的人踮起脚尖,擦过他的后背,轻轻拿走他需要的那本书。偶尔没掌握好平衡,使一本书从高高的书架上掉落,就能听到轻轻的,混杂着嘻笑的惨叫。

在这个图书馆中,一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做着好奇的旁观者。因为这里有如此多隐秘而温暖的角落,避得开管理员的视线,容得下海阔天空的思绪,却并不隔绝与他人的联系。在走神的刹那,我看见过挺拔的男生从书包中拿出一只裸体的汉堡,咬一口又塞回书包;看见过轮椅上的女孩轻轻地转过墙角;也看见过远处书架后无声的泪水。

后来我到过很多图书馆。人们低着头来来往往,取了书飞快地离开。大理石和水晶灯之间有广大的空间,却没有一个角落掩护得了片刻的漫思。博尔赫斯说,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我想世间若真有依天堂而建造的图书馆,一定在知识的庄严之外,还有孵化梦想的安全和被世界拥抱的温柔。(民商法系2008级 陈梦扬)



我出生在长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1994年参加高考时,对于能否考上大学,想上哪一所大学,完全没有概念。高考之后,我填报了自己梦想中的学校——西北政法学院。

那一年的高考成绩计分办法与往年不一样,有原始分和标准分之分。我因为语文成绩排全校第一,其他成绩虽不是很拔尖但很均衡,我的原始分换算成标准分后,竟然超过了本科线50分,够上重点线了。我被第一次在重点线上录取学生的西北政法学院录取了。

开学报道时,天刚下过雨,我还穿着秋装和雨鞋,和妈妈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转公共汽车,到了西北政法学院,一看满校都是花枝招展、穿着裙子的小姑娘,我们浓重的乡土打扮,都让我难为情又自卑,而且这情绪在某种程度上笼罩了我大部分的大学生时光。

大学毕业后,尽管当时我也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带干部指标的大学生,但我无知而无畏的把自己的人事档案从人事局拿出来送到了西安市人才市场进行挂靠,从而结束了我等待



对于第二四合院3-4宿舍的七名成员而言,1996年的12月3日开始于上午10时的听力课。遗忘之神显然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大的成就感。因为事实上,早在凌晨三点,这间充斥着烟味、酒味和拖鞋味的小屋里,已经结束了一天中的第一场全体会议。在会议进行的一个小时里,每个人如同被注射了过量的吗啡,显得兴奋异常。他们大谈人生、理想,以及求之不得的女生。

引发会议的是皮蓬凌晨两点在醉梦中的一句简短的梦话:“瓜熊!”

瓜熊住在隔壁宿舍,他同时也是经九五三班的一员。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和这个宿舍的七名成员一起庆祝了红马19周岁的生日。

熟悉红马的人都知道,此刻距离他的生日其实还有整整一个月时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饥肠辘辘的兄弟们早已迫不及待了。幸运在前一天下午的刑法课上突然降临了。由3-4宿舍全力推出的两名三好学生,给给和皮蓬,在这个下午每人获得了一本由校方奖励的朗文英汉辞典。两本售价45元的辞典还是引起了大家足够的兴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食欲。

为了感谢大家在竞选过程中的鼎力支持,两位获奖者表示,红马生日宴会的开销将从他们的奖品中支付,其他人只需再交10元即可。于是,在这个让3-4宿舍全体成员欢天喜地的下午,两位三好学生手捧自己的奖品,孤独地盘算着自己的钱袋。

关键时刻,善良的寿星为自己的生日宴会奉献了100元,从而大大降低了获奖者的负担。宴会在学校里最古老的招待餐厅里举行。从晚上6点持续到整整两个小时。

在舔舐完所有剩菜之后,3-4宿舍的饿鬼们深一脚浅一脚摸回设在学校西北角的四合院,抱着只剩下五根弦的吉他狂歌不已。56度的西凤酒在每个人的胃里翻江倒海,像一头失控的公牛。

当太阳升起在图书馆楼顶的时候,炽烈的酒精让每个人都忘记了凌晨时分的那场会议,就像若干年后他们忘记了这一天一样。

由于临近冬至,白天特别短。下午两节体育课后,天开始慢慢暗了下来。天色相反,经九五三班的杰里米却是满脸阳光,因为这个黄昏他将作为守门员,首次代表足球队在迎新杯决赛中出战。连绵不绝的秋雨让这场本

该在两个月前结束的比赛被迫推迟到现在,而在漫长的等待中,他的位置一直被一位大四的学生以“毕业留念”为借口霸占着。

上半场比分是1:1,但下半场杰里米却连丢了四个球。苍茫的暮色里,操场边耀眼的灯光和频频漏球的后卫成为他最致命的敌人。失利后的杰里米得到了一顿水饺作为安慰,几分钟后他又出现在学校的电脑机房里,为全国计算机二级证奔忙。

八点半,惊慌失措的红马开始在图书馆里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第二四合院的厕所里有个“死人”!于是,3-4的成员们像听到学校里来了能猫般争先恐后奔向现场。

现场的情况的确如红马所言,一个灰衣男子趴在水池边,把头塞在湍急的水龙头下一动不动,那情形仿佛古罗马水池边一尊倒侧的雕塑。几个人在他身后徘徊了半个小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正在所有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民法学老师

弃了,那么你在国际友人面前,也就没有魅力了。

2011年底,我毕业回国,又面临着二次创业的挑战。经过一年多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西安能用双语工作的律师非常少。我决定向涉外律师业务领域进军。幸运的是,2013年初,司法部、全国律师协会也开始关注中国涉外律师的培养,由中国政府出资,决定培养中国第一批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伟大战略。经过笔试,我顺利地入选了,去北京参加了第一期培训。又经过面试,我从100多名律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司法部公派赴欧洲考察学习的37名涉外律师领军人才之一。

这一重要的契机,使我认识了全国各地的涉外律师,在欧洲走访了8个国家,学习到海外并购业务的基本知识,建立了国内国外两个合作网络。2013年省律师协会换届时,演讲竞聘,我以最高分数当选涉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4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选聘仲裁员,我荣幸地成为留任成立50多年来,陕西省专职律师中第一个入选留任仲裁员后选人的律师。西安的国际法律服务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无疑是充满了挑战的。我的朋友们已经潇洒地驰骋于球场,我却又一次站在了起跑线上。路漫漫,我已不再年轻,但我还有追梦的激情!

回顾我的20年,如品味醇香的美酒,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法律系1994级1班 陈玮)

## 被遗忘的一天



骑着一辆雅马哈摩托车匆匆赶来了,通知说明天的课暂时不上了。于是热心的3-4成员们又跑去通知班里的其他人,费尽周折才完成了任务。

回到宿舍,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那个“死人”已经被皮蓬救活了,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宿舍。(经济法系1995级3班,官立成)

## 大一才干的事



开始了共同的生活,这过程中除了相互介绍来自哪里、编一编各地方言之外,顶要紧的就是排出老大、老二直到老七,每个人简化成一个序号,比名字好记。

老大到老七,按照年龄来,大家报出生年月时很踊跃,也很简单,没想过要隐瞒一下充充嫩,扮扮老什么的,排到老七算老几,欣欣然领受,从此好象脑袋上就贴牢了“老几”的标签。只有“老二”,好象一般人都不太愿意当,只是碍于年龄实在没有办法推辞,其他人也都神秘地、坏坏地笑笑,甚至有更坏的,有事没事都“老二”“老二”的叫两声,原因嘛,不解释,你懂的。不过这状况只是暂时的,日子稍微一长,大家自然就顺应和习惯了行二的事实,叫者顺口,听者顺耳,从此不再往别处想,宿舍终于一派融洽和谐。

三、带壶稠酒回山东

长这么大第一次出门读书,半年下来要回家了,总得带点什么,尽管花的也还是家里寄来的钱。

一、打听,稠酒是西安特产,主要的还是价格也实惠,就是它了。带到家里,光一人品尝哪成,还得把邻居叔叔哥哥邀来,图个新鲜,这可是从西安带来的。那手机里出过远门的少,也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电视机是有,但稠酒的广告好象还没做到山东,所以大家对于稠酒从没见过,更没见过。倒在碗里,看着就那么诱人,但是一到嘴里,“啊呀?怎么是煎饼子的味道?”这甜中带酸的味道好象并不是很讨大家喜欢。第二学期以后,俺就再也沒在家带过稠酒了。

怀旧就是怀旧,只属于俺们的经历,也就只属于俺们自己,不奢望让女儿忆苦思甜了,她自有她的成长故事和将来的怀旧感慨。(法律系1994级,吴瑞安)

身为南京人,下雪虽不常见,却也不鲜见,因此下雪的日子从未给我留下太多记忆。但,1996年入学西北政法后遇到的第一场雪,却让我记忆犹新。

那是1996年1月的一个早上,雪落了一夜,起床后拉开窗帘,校园里白茫茫一片,操场上已经有性急的男生忙着打滚或是抛雪球了。我们宿舍来自福建的同学更是兴奋大呼小叫,于她们来说,看见真正的雪的激动之情绝不亚于我这样一个吃货在东街遇到传说中需要亲手掰碎的老孙家泡馍时那份不可遏抑的心花怒放。路上时不时听见不善于雪地行走的南方同学发出的惊叫。听说宿舍老大大在从食堂回宿舍的路上失足,倒在雪地里。与她朝夕相处、感情颇深的饭盆不离不弃,端端正正地坐在主人身边,愣是一粒米都没有让它们逃逸,相当给力。当然,平静只是暂时的,当黄昏来临时,一切都不一样了。

校园里人声鼎沸,每个人几乎都拿出了高考后最认真的态度来玩雪,只为将玩法发挥到极致。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那只是最基本的玩法;我们搬来宿舍的凳子,凳面朝下,在凳腿上系上毛巾或衣服,轮流坐上去让另一个人飞快地拉着跑,跑到刹不住,两个人就一起滚到雪地里。或者在一小块雪上又蹦又跳直到雪被踩得如同冰块一样坚硬,再向前继续,直到踩出一条如同镜子一样光滑的雪道;于是加速几步跑到雪道上,双脚开立,身子前后摆动保持平衡,如同滑雪,一群人反反复复,乐此不疲。

联谊男生宿舍邀请我们宿舍去打雪仗,出手那叫一个狠,常常是几回合后夹击一人,打得我们眼前雪花四溅愣是不知对手是谁。具体的细节我不太能记得,只有一张照片至今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照片的背景是学校老研究生楼前的那排树丛,主角是我们宿舍大姐,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微微弯着腰,手里握着一个雪球,似乎在寻找什么,背后却雪花四溅,想必是被一个大雪球砸在她背上瞬



间散开如花。最为出彩的是大姐的表情,有点“狰狞”,大姐对不起,原谅我在此用这个词,因为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你当时那种享受着偷袭的快乐、却恼于中了别人埋伏、吃了大亏却痛并快乐着的分裂感。不知大姐是否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翻看这张照片时,你是否还能想到那一瞬间作为女汉子的豪情。

一晃,距离那次雪地上的纵情游戏将近二十年,96年出生的孩子快要上大学了吧?2009年我们毕业十年归校,看见老研究生楼还在,那片小树林也无太大变化,只是它们还记得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雪仗吗?青春是什么?一百个人会给出上百个不同的答案,唯一相同的是,想起青春每个人心口会有微微的疼意。这青春,当年看似厚厚的一长卷,可供我们恣意挥霍;可是到后来,怎么就像卫生纸,用用就没了呢?(经济法系1995级4班,杨青青)